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 第六十回 三教同歸感應天 普世盡成極樂地

太乙初分何處尋，空留曆數變人心。  
風動水光吞遠徼，雨添嵐氣沒高林。  
秦皇漫作驅山計，滄海茫茫轉更深。

這八句詩是仙人馬湘所作。太乙即是太極圖，生天生地生人生物。未有陰陽之前，不曾分破的胚胎；到了太極分了兩儀，兩儀分了四象五行。為生化之胎，在天有了陰陽，在人有了善惡，在世有了治亂，在物有了胎卵濕化。漸漸澆漓剝落，那得還有無始本來一點真性。完得這個太乙的，就可成佛作聖。恁你參天地，也不過還他一個太乙，添不出一點色相。因此說「太乙初分何處尋。」自天開於子，地辟於丑，人生於寅，有了三才。原是混沌世界，盤古時這些人們蠢蠢癡癡，和魚鳥草木一般，不知春夏秋冬；也無憂愁煩惱，不識不知，隨生隨化，何等快樂。

這昊天上帝恐這些人多了，生亂生淫，不免爭奪相殺，只得生出幾個聖人來，叫他做人的頭領。一邊養他的生，一邊教他的禮，世界才可以長久。生下燔人氏來，以飲食養他，生下有巢氏來，以房室安他。神龜現出「八卦」，龍馬獻出「河圖」，生下天皇地皇三尊神聖。畫卦知道陰陽，嘗藥辨人生死。只有人皇是軒轅黃帝，他卻制了衣服。有一位娘娘名曰螺母，教人養蠶，開了萬古衣裳，君臣上下章服。又能服牛乘馬，駕車作船，立了君臣上下，父子人倫，衣冠禮制。又聞的鳳鳴，使令倫制了六律五音，奏起樂來。那時鳳凰麒麟，百獸率舞，是何等太平世界。這是幾萬年的事，謂之上元曆數。當時沒有史官文字記其歲月，只說各活一萬八千歲，說了個盡數。

到了堯、舜、禹、湯，漸開了文明，治平了水土，有了文字禮樂，就有了是非賞罰。因此有了夏桀、商紂無道之君，生出刀兵征伐來。湯滅了夏，周又滅了商。那文、武、周公一家聖人，又開了一等禮樂的製作，人心機巧，比那三皇五帝時，已自不同。沉到了今日，遍歷了三十朝，這是上元的曆數，將共到五千年。從開闢算來，共十二會，一會中該三十運；一運中該三十世，這是元會運世。算在《皇極書》內，甚明白的。只是你我看書的人，問上天借不出這幾歲壽來，算算這本大帳。且在這百年以內去較量天地的因果，也就是夏蟲去講那冰蟬，算那甲子，豈不一場好笑。因此說：「空留曆數變人心。」那盤古也是這個山川、日月，至今也是這個山川、日月。日月東西，升沉不息；山川上下，古今不改。只有這人心，一日壞似一日，世事一朝不及一朝。那聖賢古道，淳厚風俗，又隨時而變，不知江河日下，到於何處。因此中間四句說，日月山川雖然如舊，那風雨飄淋陵谷變遷，去那太乙開天之初，豈不是幾千萬里之遙？那末句說到人心貪毒不盡，爭強的就要一口吞盡須彌山，鬥智的要一心算到袞竭海，那肯留得下一點退步。那勢力雖強，心思雖巧，到底打不出這天地的輪迴。因此說「秦皇漫作驅山計，滄海茫茫轉更深。」

天命人心，有個太乙為之主宰。一切眾生，貪淫盜殺，俱是無用的，這就是聖教的「天命」，佛教的個「空」字。仙教的「太極」。今日講《金屋夢》結果，忽講入道學，豈不笑為迂腐？不知這《金屋夢》講了六十回，從色入門，就是《太極圖》中一點陰精，犯了貪淫盜殺，就是個死機。到了廉靜寡慾，就是個生路。這是一部《金屋夢》替世上說法，就如點水蜻蜓，卻不在蜻蜓上。又如莊子濠梁上觀魚，卻意不在魚。才說因果，要看到大乘佛法，並因果亦作下乘；才說感應，要看到上聖修行，並感應也是妄想。才是百尺竿頭進一步的道力。若論儒者的聖道，孔仲尼只講了中庸，不曾說著輪迴，子路問事鬼神，只講了一個事人。可見得盡了人事，五倫中沒有欠缺，並閻羅老子也是不怕的。

閒話不表，且把這秦檜殺岳武穆一案說起。自古忠臣賢將，不知死了多少，如何單說此案？不知這盛世君臣，和這衰微的君臣不同。到了宋朝末年，朝中李綱、趙鼎、張濬、宗澤、韓世忠等一班文武大臣，有全人未必有全藝，有全才未必有全德。岳武穆一片赤心，卻兼了韓、趙、王、宗的謀勇。上馬殺賊，下馬草繳的文學看來，不止宋朝，就是千古以來，要比這岳武穆的忠義，也是少的了。豈不是天付他的才學，生就文武與他，又像聖賢的肝膽。所謂善人天必佑之，正是這等人。

從朱仙鎮大勝金人，奉詔班師，不曾賞功陞爵。秦檜造出一段冤誣，指忠作佞，以直為曲，把一家父子、家將功臣駢誅於市，替金人報仇。家私籍沒，妻孥遠徙，以這等誣陷忠良，真是天地所不容，日月所不照。一個高宗皇帝，如癡如聾全不敢問，一似吃了秦檜的蒙汗藥一般。依綱武穆死後，秦檜封了王位之時，日肆驕橫，至於朝內百官，由檜一人；四方之奉，先到相府，後到朝廷。也就享了一代君王之福。高宗不過充位，漸漸有些要篡位光景。到了紹興二十八年，還要加九錫，三學生員上秦檜《王氣詩》，比董卓、王莽尤甚。卻終於正寢，高宗葬以王禮。

此等奸佞，得以全享壽終永命，卻與因果不合。還有一件可疑的，枉殺冤魂，古今多有顯報。那鼓生變豕，如意為崇，匹夫尚為厲鬼報冤，死婦還要銜索追命。休說岳武穆一個堂堂烈烈少年的英雄，牛皋、張憲一班冤死的忠魂，就不能上天告狀，入地伸冤，纏也來纏死了秦檜，叫他見神見鬼，那容他活到十年！因甚麼一死之後，杳無靈應，倒把個義士施全，氣憤不過，仗劍刺秦，不中而死。真乃亙古不報之仇，陰陽不明之案。這是天下人心，至今不平的事不提。

單表蘇州府太他州，有一個秀才的兒子，因夫婦吃齋無子，在佛前祈來的，起名佛舍。幼年胎素，不吃葷酒，到了十八歲進學。為人忠誠樸直，從不會打誑語。忽一日得了一夢，是玉帝敕旨，召他為第五殿閻羅，限百日為滿。從六月十四日起，在寺公夜夜做閻羅，審決鬼犯。這些小膽的，只有走開；有不信鬼神的，說是妖妄不祥。有一等好奇喜怪，敬信佛法的人，俱到夜裡來聽鬼話，一件件眾人記在紙上。內有一生員姓張、名直古，平日極不信因果，只有鬼神是有的。原無銖銖較量善惡，一毫不爽的理。三教聖人，不過勸人行善，自待他福來。決不可因這些齋和尚，說得天堂地獄，恁般活現，就有許多不公的斷案出來。因此自來問徐佛舍，說因果不公的事。盜跖殺人，活到八十歲，吃了一世人的心肝善終了。顏回大賢，得了聖道，只享了簞食瓢飲，三十二歲而夭。季氏富過魯君，不過是個權臣。原憲孔門廉士，饑寒一世。這是壽夭貧富不公的。即如古來忠臣烈士，定是殺身成仁，俗子鄙夫，多有苟免享福的。就將本朝岳飛被秦檜謀殺，他卻享了十九年宰相，封王終於正寢。若論福善禍淫，盜跖該死在顏子之前；降祥降殃，岳元帥該享秦檜之福。豈不是功罪曲直，有些顛倒。鬼神佛法，天道茫茫，我孔聖人只說個敬鬼神而遠之，分明是不叫人信因果二字。既然你代閻羅問事，何不將秦檜一案，細細明白，使天下人如此大冤，徐佛舍說。我夜間言語如夢一般，不能記憶。既然如此，你可寫秦檜一案，不到夜裡，我問鬼判，必然有說。

這張直古是個狂生，果然將岳飛屈死，秦檜善終，細細申求報應不明之故，寫一長篇，送在徐佛舍袖中，以備夜審。到了夜裡，張直古也隨著眾人藏在寺裡，三更後看閻羅斷事。眾人倒替張直古懷著鬼胎，不知活閻羅如何斷決不提。徐佛舍收了張直古手本，心中記得明白，也要決疑。果然到了半夜，依舊打點升堂，鬼判眾人羅列於堂下，審了幾起事。下獄的面決的，偏是把手本忘了。到四更退堂之時，摸了一把，袖子裡有一手本。忽然想起白日所言，即將手本取出，遞與鬼判，說這案善惡報應不明，如何決斷。鬼判跪稟道：「此乃宋朝第一大案，此案乃上帝玉詔，在地藏王菩薩處，不經陰司斷遣，只有秦檜死後，才發來問罪。因係帝王劫運，與本人命數，不在眾生小民數內。非一世的因果，俱在地藏王處收掌，只得向地藏王處討將『周天劫數大冊』來，才得明白。」鬼判去不多時，只見兩個小鬼，抬將一打冊卷來，上寫《元會劫運冊》、《周天因果冊》，每一部冊約有千餘本，俱是黃綾赤印，包裡的整齊，閻羅即下殿焚香跪接，取將來向南拜了展開。是：

南瞻部州大宋一案；  
趙匡胤受偽周禪一案；  
燭影搖紅一案；

德昭自刎一案；  
趙桓父子失國北遷一案；  
南宋德昭嗣立一案；  
崖州寡婦孤兒一案。

每一案中，分注死難諸臣在下，俱有本人崩身冤債，或應自縊自刎被殺等案，只有岳飛在南宋嗣立一案，查得金粘罕係趙太祖托生，金兀術係德昭托生，報拄斧之仇。金主係柴世忠托生，取徽欽北去，報陳橋復位。高宗係錢王托生，一傳絕嗣，應立德昭之後，以報太祖公傳金之約。秦檜係周世忠死節忠臣，韓通一轉，因報太祖偽奪周禪，故來亂宋天下。岳飛父子、張憲、牛皋俱係當日陳橋兵變，捧戴太祖以黃袍加身眾將。因此與秦檜原係夙冤，以到殺身相賞。總因大劫在宋，上帝命偏安江南，續趙太祖之後，不許恢復一統。岳飛雖係忠臣，卻是逆天的君子。秦檜雖係奸相，卻是順天的小人。忠臣反在劫中，小人反在劫外。

岳飛雖死，即時證位天神，頂了關漢壽之缺，做上帝的四帥；秦檜雖得善終，卻墮了地獄，世受阿鼻之苦，至今不得轉世。依舊因果毫髮不爽，只因「元會輪迴大冊」，千年一大轉，五百年一小轉，係歷代治亂劫數，上帝與地藏王掌管，不屬閻羅發放。因此在劫數的忠臣，謂之以道殉身，與佛菩薩一樣，不係鬼使勾提，多有不入陰司，直升上界的。此非做書人妄意強解，總因那一段浩然之氣，至大至綱，縱然斷頭截體，如何阻得正直的元神。如今泰山鄆都城添了速報司，閻君是岳武穆，管此不平的報應。可見感應一道，不是俗人眼的因果，反落下乘。閻羅查歷已畢，鬼判念得分明，張直古聽了，才知輪迴大劫，不與常人相同，猛然大悟。再講一段仙家因果，一脈相傳，在五百年前的精氣，如投胎合體一般，豈不奇怪。

當初東漢年間，遼東三韓地方有一邑名鶴野縣，出了一個神仙，在華表莊，名丁令威。學道雲游在外，久不回鄉。到東晉南北朝大亂，遼東為烏桓所據，殺的大半人煙稀少。忽然華表石柱上，有三丈餘高，落下一隻朱頂雪衣的仙鶴來，終日不去，引得左近人民去觀看。他也不飛不起，那些俗子村夫，還將磚石弓矢去傷他，他安然不動，那磚石弓矢也不能近他。人人敬他是仙人托化，來此度人。果然到了八月中秋，半夜子時長唳一聲，化一道人，歌曰：『有鳥有鳥丁令威，去家千載今來歸。城郭如故人民非，向不學仙塚累累。』向街頭大叫說：「五百年後，我在西湖坐化。」後來南宋孝宗末年，臨安西湖有一匠人，善於鍛鐵，自稱為丁野鶴。棄家修行，至六十三歲。向吳山頂上結一草庵，自稱紫陽道人庵。門外有一鐵鶴，時有群兒相戲說誰能使鐵鶴飛去，就是神仙。只見丁道人從旁說：「我要騎他上天，等我叫他先飛，我自騎去。」因將手一揮，那鐵鶴即時起舞空中，迴旋不去。丁道人卻向庵沐浴已畢，留詩曰：「懶散六十三，妙用無人識。順逆兩相忌，虛空鎮常寂。」書畢，盤足而化。

群兒見丁道人跨鶴過江去了，至今紫陽庵有丁仙遺身塑像。又留下遺言說：「五百年後，又有一人名丁野鶴，是我後身，來此相訪。」後至某年某月某日，果有東海一人，名姓相同，自稱夢筆生，未知是否。且說一個典故：當日唐憲宗長慶年間，杭州刺史白居易訪西湖鳥巢禪師，問道：「禪師坐在百尺松枝、鳥巢之上，所居太險，何不下來上座？」師說：「太守所居太險。」白公說：「平生腳踏實地，有何險處？」師曰：「薪火相煎，識性不停，生死相續，豈非險處？」白公請問佛法，師曰：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。」白公大笑說：「這二句話，三歲孩兒也道得出來，有甚麼高處！」師曰：「三歲孩兒也道得，八十老翁還行不得？」白公乃為之作禮。我今作一部《金屋夢》，也不過此八個字，以憑世人解脫。

詩曰：

坐見前身與後身，身身相見已成塵。  
亦知華表空留語，何待西湖始問津。  
丁道松風終是夢，令威鶴背未為真。